

## 浅论《邯郸记》叙事结构中蕴含的老子循环论思想

杨镍玮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邯郸记》作为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最后一块拼图,以“梦”入手,对古代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封建官僚体制作了深刻的批判。从宏观的叙事结构来看,《邯郸记》以仙家起,以仙家结;以入梦起,以梦醒结;从虚妄而生,最终归于虚妄。从梦境的内部故事情节来看,卢生的权力晋升之路是在生与死、得与失的循环中螺旋式的上升的。除此之外,汤显祖也借卢生的黄粱一梦表达了“不盈”、“复归婴儿”等循环论的观点。

**关键词:** 邯郸记 循环论 汤显祖 老子 道教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老子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循环论者,他认为万物纷纭,是按照一种环形结构运动的,最终都要退回到自己的出发点,这一思想对后代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邯郸记》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邯郸记》的外在叙事结构与内在情节结构两个方面出发,分析《邯郸记》两条叙事主线卢生受吕洞宾点拨入梦醒梦和梦中人生的兴衰荣辱所体现的循环论思想,并细致探究汤显祖在塑造人物命运时所运用的循环论思想,较为细致、全面地分析循环论在《邯郸记》中的架构作用,同时也为学者们从道家思想入手研究《邯郸记》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 一、《邯郸记》中的道家思想的因袭

《邯郸记》作为“临川四梦”的最后一块拼图,不但是汤显祖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对腐败的封建统治最具战斗力、批判性的优秀戏剧作品。《邯郸记》最早可以溯源到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幽明录》中记载了杨林的枕中一梦,是现今可见的最早的黄粱梦故事,它摆脱了早期梦幻主题故事中宣扬的神仙道化思想,以较多的笔墨描写杨林梦中的世俗生活,进而强化了所谓的凡人“庸俗”理想,把目光放在普通人对于“白日梦”的真切向往和现实追问。其后唐传奇《枕中记》加强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如娶崔氏女、登进士第、成伟人业、享人间福等等,但情节的简约、矛盾的简化,大大降低了《枕中记》的文学性。汤显祖的《邯郸记》以《枕中记》为蓝本,着重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的刻画,加深了“黄粱梦”的现实意义和揭露腐败封建政治的深刻主题意义。

与《牡丹亭》、《南柯记》一样,《邯郸记》中的“梦”是故事情节的关键线索。邯郸书生卢生偶遇仙人吕洞宾,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吕洞宾以磁枕赠之。卢生以此枕入睡,梦中娶妻名门,高中状元,建功朝廷,遭谗被除,平反后返朝为相,极尽荣宠,在无穷无止的欲望

中沉溺而亡。死后醒来，方知五十年荣辱生死不过黄粱一梦，大彻大悟随吕洞宾悟道修仙而去。这样的故事情节使《邯郸记》被理解为是运用梦幻的形式来宣扬宗教，表现了脱离现实生活的“出世”思想”之类的宣扬宗教思想的作品。事实上，《邯郸记》最主要的内容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但其故事结构和情节结构中所运用的创作手法，确实蕴含了较为丰富的道家思想内涵。目前学界在以道家视角研究《邯郸记》时，多将目光放在其作品主题中所传达出来的以虚妄、去欲反璞为主的道家思想上，很少从其叙事架构的角度探究《邯郸记》所表现出的道家内涵。笔者认为，汤显祖在创作《邯郸记》时，其内外叙事结构都受到了老子循环论思想的影响。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是《老子》一文中对循环论这一观点的最先论述。老子认为规律是以一种环状的轨迹运动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而受规律支配的世间万物自然也是“周行而不殆”的。无论是自然的春、夏、秋、冬，还是人类的生、老、病、死，都是规律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老子还引申出了另一个观点——“虚静”：“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既然万事万物都是被规律支配，处在以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中，那么只有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不争不盈，才能保全自身。“反者，道之动”<sup>1</sup>，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朝反面发展，所以保持不圆满是避免事物走向反方向的重要途径。这种“不盈”的思想在《老子》一书中俯拾即是，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为不盈，故能蔽不新成”等，都体现了在掌握这种规律之后，老子所给出的解决办法。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对这种“不盈”的思想给出解释，认为“盈必溢之”，万事万物如果达到一个圆满的境界，就会走向毁灭，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溢灭”的情况出现，保持在将满未满的状态是最为合适的。张松辉教授在《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一文中，对现代学者认为循环论只是立足于单纯的往复于初，不接受新事物的批评做出了反驳，认为老子所提到的循环，这整个过程“时间长短是有伸缩性的”<sup>2</sup>，从宏观的时间上来看，所有的事物存在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正确的，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虽然不能完全终止事物的循环，但可以推迟事物衰败和死亡的到来时间”<sup>3</sup>，这也就是老子所提出不盈的理论基础。笔者赞同张松辉先生的观点，认为老子的循环论扩充到一定的时间长度上时，是存在其必然性的，会进行一种圆圈式的循环发展。《邯郸记》无论是整体的大小主线还是人物命运，都与老子的循环论思想紧密相连，因此分析《邯郸记》中所体现的循环论思想不但是探讨老子思想对文学作品影响的一次有益拓展，也是对《邯郸记》文本结构的新诠释。

<sup>1</sup>张松辉. 老子译注与解析[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134

<sup>2</sup>张松辉. 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J]. 齐鲁学刊, 2004(1):73

<sup>3</sup>张松辉. 老子的循环论是正确理论[J]. 齐鲁学刊, 2004(1):73

## 二、《邯郸记》外在叙事结构中的循环论思想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戏曲创作，首标“结构第一”：“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态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作者在构思作品时，应首先对作品的结构和主线有一个清晰的设定，具体的情节和人物只是结构骨架上的血肉，是服务于作品主题的。《邯郸记》全篇即是围绕“道”来展开。剧本第三折“度世”，即云：“……高班已上，扫花无人，……度取一位”<sup>4</sup>可见，吕洞宾是奉东华帝君之命前往尘世度脱一凡人，使之归道。但道即为虚空，开篇以“何仙姑独游花下，吕洞宾三过岳阳”<sup>5</sup>拉开帷幕，卢生本为凡世间最平凡不过的一介书生，一开场便交代了自己困顿潦倒的境况，这样的世俗中人，是很难与无欲无求的仙道扯上关系，但“洞宾子窳弄天机”<sup>6</sup>，将一磁州玉枕赠予卢生，卢生借此枕入梦，黄粱美梦五十年，梦醒之后才领悟荣辱繁华皆为虚妄，遂随吕洞宾寻仙而去。整个故事由仙起，从虚空而入，又以仙结，寻虚空而出，虚虚实实间杂其中。而卢生这一黄粱梦，又可谓是虚空中的梦幻情节，卢生从一个空无长物的儒生入梦，在梦中世界一步步走上权力的顶端，最后沉浸在欲望之中，在极盛中陨灭回到现实，再度归为平凡，人醒梦灭，从冷灭到繁盛再归于冷清，从无到有再归于无，从宏观角度来看，《邯郸记》有三层循环式的叙事结构：此事以仙家起，以仙家结；以入梦起，以梦醒结；从虚妄而生，最终归于虚妄。《邯郸记》宏观架构上的这三个层面均与老子的循环论思想联系紧密。

《邯郸记》的主体故事，是在卢生的“入梦——梦中之事——梦醒”这个大框架里面叙述出来的。汤显祖戏曲文学浪漫建构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美学理念并不是只出现在《邯郸记》中，《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周公相见；《南柯记》中淳于棼在梦中作了大槐安国的驸马，由梦醒入梦的逻辑引出作者想表达的“至情”，是以一种梦醒前后的落差来实现的。汤显祖在描写梦境时，并不是以其为虚幻，而是把梦中之事作为真实发生的进行描写：“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沈际飞说：“临川能以笔毫墨枕、绘梦境为真境。”汤显祖用梦境的手法来进行描写，是想满足主角囿于礼教、身份不能完成的愿望，通过“虚”来完成“实”，但梦中的“实”在醒来以后不过是黄粱一梦。但梦醒以后难道就结束了吗？卢生跟着吕洞宾潜心修道，但“道”又何尝不是一种消极的出世之虚，神仙法术也是另一种虚无缥缈的、远离现实的梦境，且看吕洞宾为卢生所描绘的蓬莱仙境：“那时节三光不夜，那其间四季长春……有三番十五众鳌鱼转眼，有一斤十十六两白虎腾身。”<sup>7</sup>因而遁道，又是另外一种理想化的梦幻世界了。以入梦开始，梦醒结束，再以寻找另一个梦

<sup>4</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371

<sup>5</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1

<sup>6</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46

<sup>7</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44

幻之所退场，《邯郸记》从整体架构上来说，显示了老子“万物芸芸，复归其根”的循环理论，汤显祖原意是想通过卢生的遁世，展现明朝官场的昏暗，人在欲望驱使下可以偏离自己的初心，告诫读者要从迷界之中解脱出来，一旦执著于情被情所惑，痴于情便产生无穷的烦恼。也展示了当时儒家学子在“成仙”和“问道”两种选择中的矛盾和纠结。

其次，在以梦入、以梦结的循环外部，还有着以仙起，寻仙去的循环结构，整个故事的大主线其实是吕洞宾度化卢生，而度化的方式是黄粱梦，梦醒之后，卢生也并不是自己醒悟过来，而是在众仙家的帮助下，以六个“何处也”揭穿卢生黄粱梦的真相，从而促使卢生的寻仙。吕洞宾选择卢生度化，也并不是随机挑选的，皆因他“有半副仙身”，是个有缘人，因而整个故事就是从“仙——凡世——仙”这样的一个循环结构中进行的。卢生在一开始便存有清明之心，但在权力的漩涡中不断泯失，后极欲而死，但超脱之后反而大彻大悟，真正拥有了仙根，这也是作品中一个带有极其浓厚道教色彩的循环。徐朔方指出：“出世的仙道思想和入世的热衷科举的儒家思想是矛盾的，但是两者共同的封建性，有时彼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使知识分子无论进退都能找到思想依据。在生活实践上，仙道思想并不妨碍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失意时它是一种安慰，得意时成仙证道正是尘世富贵的继续，同时也把世俗的名利美化了。”《邯郸记》中的仙道循环，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汤显祖在经受黑暗政治后以潇洒超脱的道教慰藉心理的创作动机。

除此之外，需要认识的是，这种入梦出梦、出道寻仙等等的以“无——有——无”的循环是必然会出现的。从循环论本身理论来看，事物是在规律的作用下进行环形运动的，卢生美梦的破灭，看似荒谬，其实是事物在内部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卢生的仕途之路还是他所在的渐显颓势的朝廷，《邯郸记》所构建的梦中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由盛至衰走向破灭的。卢生的症结在于他带着无限贪欲入朝，而非真正地想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人民谋福利。

在戏剧开头，卢生以一落魄书生的形象出场，他一方面有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受尽世俗冷眼的他，也充满了想大权在握的欲望，因而在卢生的政治磨难之中，还夹杂着常人的无限名利和贪欲。他慨叹自己生不谐世、困顿如是，当他一切都实现之后却发现事实的本相是“人生如梦”，无穷的欲望促使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梦醒时分。虽然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但是烈火烹油的仕途背后已经是磨灭做人原则的内里，倾颓是一定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除此之外，汤显祖笔下的明朝官场，就是这样一个昏庸腐朽政治集团的真实写照，皇帝独断专行，长期怠政，贪财重利，争名逐利之风的日益形成、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士人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邯郸记》中的皇帝，沉迷于金钱，整日里寻欢作乐，不明是非，听信谗言；奸佞小人宇文融心胸狭窄，因为卢生没有贿赂自己就心存忌恨，百般构陷；萧嵩、裴光庭等人也是卑鄙齷齪之流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地方小官员，他们丧失了责任和道德，层层勾结，无恶不作，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昏聩社会。阁臣弼旨无闻、循默避世；党人廷论纷呶、物议横生；士人名攀阉党、依媒取容；隐士远处江湖、癫狂放浪，



种种心态都表现出士人面对着一个激变而又动荡的社会现状时的精神挣扎和无力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顺应于大流的卢生又何尝不是官场的一个缩影，在这种看似繁荣内里却早已腐朽的朝廷中，如何会不走向衰落。

而事实上，老子针对万物“复归于根”这一循环的规律而提出的——以“不盈”延长走向毁灭过程这一思想在文中也有隐晦的体现，卢生在刚娶上崔小姐时，娇妻在侧春风得意，他本是沉浸在一时的幸福中打算远遁官场的：“小生书史虽然得读，儒冠误了多年。今日天缘，现成受用，‘功名’二字，再也休提。”<sup>8</sup>其实此时的卢生与他未入梦时的孑然一身相比，已经处在一个略有小成的阶段，但由于崔氏以势力、钱财为后盾规劝，为卢生的科举之路铺平了道路，提供现实必要条件：“还有一件来，公门要路，能够容易亲近？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sup>9</sup>卢生没有被自己最开始成家立业的愿望轻易满足，最终还是走向了权力的角逐之路，这也是他走向倾覆的开始。

从总体的叙事结构来看，《邯郸记》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归于无的过程，仙本就为虚无缥缈的玄虚，以吕洞宾下凡寻找扫花使者为契机（虚），引申出卢生的黄粱一梦（实），梦醒后卢生在众仙家的点拨下大彻大悟，“人情世故都高谈尽”，看破红尘悟道修仙，又归于玄虚之中。以入梦为引，梦醒人悟为结，同时因仙（吕洞宾）而起，以求仙为结，从宏观角度上说，汤显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结构上的两个层次即吕洞宾度卢生、卢生之梦皆可以用循环的观点进行探究。其次，卢生的“黄粱梦”由内，是其自身对权力欲望不断的渴求驱使，从外，当时的官场也是追逐名利、满足欲望的名利场，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一时的繁华本就是不能够长久的，是必然走向灭亡的，因而梦醒梦灭，终究是六个“何处也”，一场虚妄。除此之外，老子认为万物皆会走向终结，因此只要避免一个较为盈满的状态，就可以延长走向毁灭的过程，卢生的欲望是一个不断堆积的过程，他在娶得美娇娘之时本可以停留在相对圆满的地步，但由于外在的怂恿和内在欲望的冲击，最后还是选择了走向权力的漩涡，这个选择从卢生的内在欲望来看是不能避免的，换句话说，从入梦的那一刻起，梦醒的寥落就已经注定了。《邯郸记》在梦醒梦入、虚虚实实之间，体现着道家“复归于”的循环思想。

### 三、《邯郸记》内在情节构建中的循环论思想

无独有偶，《邯郸记》不但在整个宏观的故事架构中体现了老子的循环论思想，卢生“黄粱梦”中所经历的兴衰荣辱，也都或多或少利用了循环论的思想进行构思。卢生入梦之后，先与崔小姐结婚，“仗娇妻有志纲，赠家兄送上黄金榜”，一举成名以后自是无限风光，高中状元后，立刻被任翰林院学士，官知制诰。紧接着在陕州凿石通河，小有威望，接着被派往边疆，阻击番军入侵。卢生大退番兵后乘胜追击，开边九百里，为大唐事业立下赫赫战功。

<sup>8</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382

<sup>9</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380

功成回朝，卢生被封定西侯，“食邑三千户”，“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同平章军国大事”<sup>10</sup>，功成名就，遭人陷害，最终被流放鬼门关，命悬一线。真相大白之后，回朝为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功名之盛达到顶峰。但卢生的晋升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宇文融作为卢生的死对头，三次陷害卢生，构成戏剧的主要矛盾冲突：第一次是在揭发卢生偷写诰书，致使卢生被派往陕州，肩负凿石通河的艰难任务；第二次是向皇帝举荐卢生前往边境阻击番军入侵，皇帝采纳后，卢生作为一介书生不得不前去平番；第三次是诬陷卢生叛国通敌，卢生险被判斩首，后被流放至鬼门关，崔氏被迫为奴，卢生的儿子们也被赶出京城。宇文融和卢生的矛盾最终因宇文融的诡计被揭穿、宇文融被杀而终结。在这个虚拟的梦境中，卢生面对小人的构陷，屡屡陷入绝境，有面临死亡的风险，但他最终又化险为夷，此为生与死之间的循环；其次卢生从一介白衣书生，不断借着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但在晋升的过程中，他也逐渐沉溺在权力的漩涡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清明之心，此为得与失之间得循环。生与死、得与失之间的循环与转换是卢生在梦境中两对主要的冲突，在不断协调这两对矛盾的过程中，卢生也逐渐走向了权力的高峰，梦境的破灭之路。

在《邯郸记》中，宇文融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作为黑暗官场的代表人物，是卢生这黄粱一梦中最主要的对手。他对卢生的三次构陷，都让卢生的人生陷入了低谷。第一次是向皇上揭穿卢生借职务之便为妻子偷取诰命，龙颜震怒之后卢生被派去陕州凿通河道。但就在鸡脚熊耳山挡着河道的困境中，卢生用醋、盐之法疏通了河道，功成河通，引得天子“为此欲东游”。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强虏攻入，宇文融以“除是卢生之才，可以前去征战”，将手无缚鸡之力的卢生送上战场，这是卢生经历的第二个生死关头，但他以巧智解决了这次危机。喜讯刚传入京，宇文融便污蔑卢生通敌，卢生锒铛入狱，面临了真正的生死关头，后斩刑虽免，但也被流放鬼门关，家人也多有株连，最终冤案昭雪，宇文融落网，卢生也走向了权力的巅峰。纵观卢生的权力之路，是不断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内部循环，每一次遇到的危机都危及生死，但卢生依靠自己的智计不断的化险为夷，生与死的危机转化循环中，卢生也从一个清明的有志书生，逐渐被权势蒙蔽了双眼，走向了精神死亡的过程。吕洞宾“解囊中赠君一枕”，以满足其“一生得意”的夙愿，使其由布衣登青紫，因边防河功荣封“燕国公”，“生寤”一出更是极写人臣盛事，登峰造极：“登科及第，掌握丝纶，出典大州，入参机务一窠领表，再登台轮。出入中外，回旋台阁，五十余年。前后恩赐，子孙官荫，甲地田园，佳人名马，不可胜数。贵盛赫然，举朝无比。”<sup>11</sup>然而一生荣辱，都挡不住短暂生命的威胁，卢生临死还惦记着子孙荫袭，史书留名。可是欲望的无限比之生命的有限使的生前荣光是那么的虚妄，因此带来了深层意义上的生与死的对立。老子认为既然万事万物都是被规律支配，处在以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中，那么只有保持一种虚静的心态，不争不盈，才能保全自身，而卢生就是从不争之中受到宇文融地刺激，不断地走向“争”，走向最终毁灭的结局，换句

<sup>10</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09

<sup>11</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39

话说，卢生逐渐浸润官场走向权力之巅，是宇文融用不断的生死考验促使的，卢生的晋升之路，是在欲生与欲死的循环中完成的。

卢生的得与失，主要体现在他在官场中逐渐迷失“半副仙身”，最后在完全沉迷欲望漩涡一朝梦醒之后，大彻大悟仙根清明的过程。老子所提出的循环论，并不是单一的简单循环，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螺旋式的上升。卢生沉浮官场，在不断的得失之间往复，但他的获得与失去并不是一个复归于一的过程，从微观来看卢生的政治成就是在不断的获得与失去之间，为他带来了愈加显贵的地位的。从一介胸怀政治理想，误入崔氏之家心中只想着“低首回自家”的青涩书生，蜕变到深谙宦海规则，道貌岸然的沉迷声色之徒，是外部条件催化的结果。卢生的欲望也随着权力的上升不断扩张，初到京城就马不停蹄地联络政治强权，实施金元外交，攀结权要，他很快谋得头名状元，并担任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得掌权利的他得寸进尺，用自己的职权为妻子谋取私利：“小生因掌制诰，偷写下夫人诰命一通，混在众人诰命内，朦胧进呈，侥幸圣旨都准行了。小生星夜亲手捧着五花封诰，送上贤妻，瞒过了圣上来也。”<sup>12</sup> 由功名的得意到人生的得意，形成黄粱梦的美满。在黄粱梦醒之后，由极度的人生得意进入现实人生的失意，二者形成巨大的落差，卢生的醒悟就来得自然而然，最终度化成仙，回归到一个比之前更为清明的心性。

卢生的生与死、得与失，其实是一个回归本心的过程。老子在第二十八章中提出：“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为天下蹊，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sup>13</sup>这里的“婴儿”指的就是无知无欲的状态，第四十九章也提到：“圣人在天下，怵怵；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sup>14</sup>在老子的思想中，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是大圣的表现，人都要经历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婴儿”这样一个循环的状态。“第三阶段的‘婴儿’绝非第一阶段‘婴儿’的简单复归”，而是在经历过成人的欲望、刚强之后回归到的那个至柔、无欲的心灵状态。卢生在一开头是一个拥有“半副仙身”的书生，心中虽然怀着致仕的理想，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欲望，进入梦境后，他在崔氏的规劝下决心入仕，从而走进了权力的漩涡，在无数的生、死、得、失之后，最终走向了权力的顶峰，但一朝梦醒，始料到“太岁花神，粉骷髅门户一时新；掘断河津，为开疆展土害了人民；窜贬在烟尘，云阳市斩首泼新鲜”<sup>15</sup>，一切都只是富贵场中走一尘的虚妄而已，大彻大悟后，卢生“静对高斋一炷香”<sup>16</sup>，随东华帝君而去，这其实就是道家所说的“复归于婴儿”。无怪于邓汉仪观看完《邯郸记》后发出了“咄咄临川，能现梦中身，而为说法。邯郸道上，一枕悲欢离合。青驴黄犬，好妆成，红妻绿妾。等闲看，鬼门关外，何殊洛阳宫阙。休笑卢生痴绝。算一场春梦，大家收煞。黄粱半甑，炊

<sup>12</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390

<sup>13</sup>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M].长沙：岳麓书社，2008.98

<sup>14</sup>张松辉.老子译注与解析[M].长沙：岳麓书社，2008.156

<sup>15</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45

<sup>16</sup>汤显祖.临川四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6：447

过几朝年月。曲终人醒，玳筵前，酒杯犹热。又归来，独眠孤馆，今夜应添白发”<sup>17</sup>的感叹，黄粱一梦，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

《邯郸记》以卢生的荣辱浮沉为线索，描绘明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描写梦中之“炎凉”、梦中之“经济”、梦中之“治乱”，尤其揭露官场的腐败和权贵的相互倾轧，鞭挞社会中的种种丑陋现象。以繁华富贵一场空的梦幻题材，警醒世人要持有本心，虽有消极避世之嫌，但更多的是对封建统治的批判，对腐朽大环境下个人私欲必定走向终结的警示。老子的循环论立足于其规律论，并在循环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盈”等思想来阻挡事物的发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的时间范畴内是具有科学性的。《邯郸记》从整体的叙事结构上便以虚幻的“寻仙”开头，以“成仙”结尾，中间六十年的生、死、得、失的来来去去到到头来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是一个空空的“梦”字。这场邯郸之梦由虚空而起，在欲望中升腾，挣扎在死、生、有欲、无欲的循环之中，看似拥有了一切，却最终在极欲中走向灭亡，复归于一。梦的背后，这种灭亡的趋势又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卢生以不正之心入朝，朝廷也都是持身不正的昏官庸吏，作者正是借此讽刺明朝官场的黑暗腐朽，讽刺陷于权力沟壑迷失本心，注定失去一切的庸庸之徒。总的来说，无论从外部叙事结构还是从“梦”中内部的情节故事，《邯郸记》都展示出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阐发，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复归于一”、“虚静不盈”宣扬了在乱世之中不如消极遁世的道家思想。以老子循环论的思想分析《邯郸记》，不但是对《邯郸记》文本结构的新诠释，也是深度探究汤显祖戏曲世界中“梦幻世界”的一把钥匙。

#### 参考文献

- [1] 张松辉. 老子译注与解析[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2] 汤显祖. 临川四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3] 汤建中. 《邯郸记》的剧情结构与思想表达[C]. 汤学聚珍——2016年中国·抚州汤显祖剧作展演暨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选集, 2016.
- [4] 张燕萍. 《邯郸记》的道教意蕴[J]. 北方文学, 2016(25):179-179.
- [5] 王琦, 刘松来. 《邯郸记》: “临川四梦”戏曲文本叙事的巅峰之作[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5):95-102.
- [6] 徐翠先. 论《邯郸记》的道教故事题材和社会批判主题[J]. 中华戏曲, 1999(1):416-423.
- [7] 郑艳玲. 《邯郸记》的世俗内容与文人体验[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2):66-70.
- [8] 程鹏, 蒋志雄. 论临川戏剧的时空结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8(4):63-71.
- [9] 李淑平. 论《邯郸记》和《南柯记》中的“梦”的作用[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2(4):26-28.
- [10] 王省民, 陈志云. 评点者对“后二梦”的接受[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91-94.

<sup>17</sup>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 全清词·顺康卷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1315



## **Analysis of Laozi's circularity theory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Handan Dream**

NieWei Y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00)

**Abstract:** The HanDan Dream, as the last piece of Tang Xianzu's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starts with "dreams" and makes a profound criticism on the feudal society, feudal ethics and feudal bureau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scopic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HanDan Dream starts and ends with the fairy. The Story was born from vanity and returned to vanity. From the internal plot of the dream, it can be seen that Lu Sheng's promotion is spiraling upward in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gain and loss. In addition, Tang Xianzu also expressed the viewpoint of "ying", "Xu" and "returning to the baby" through The HanDan Dream.

**Keywords:** The HanDan Dream; Cycle; Tang Xianzu; Laozi; Daoism Religion